

最得意的一刻

一日寇投降。日僑遣送

阮毅成

我生數十年，所親見的離合悲歡，所經歷的喜怒哀樂，不知有多少事。但如要說到最得意的一刻，應該是八年抗戰，終於獲得最後勝利，日寇宣布無條件投降，及由我主持集中在杭州的日僑，予以遣送回國這件大事了！

僻鄉行脚突聞佳音

在中、英、美三國領袖，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，在埃及開羅舉行會議的時候，就曾由中國戰區參謀長美籍史迪威將軍提出說帖，建議於一九四四年十月，大舉轟炸臺灣與菲律賓，使敵人失去其臺灣海峽與中國南海之使用。如有需要，於一九四四年五月，攻擊臺灣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攻擊上海。於是，美方就與中國合作，先在浙江省淳安縣訓練人員。淳安是舊嚴州府屬的一座山城，我到過不止一次。八年抗戰，安徽省南部，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皖南，一直保持完整。從皖南的屯溪、徽州，經過浙皖交界的威坪；就可以到達淳安。一路皆有公路，交通至為便利。自淳安以下，就可以木船直下蘭谿、建德、桐廬、富陽，到達杭州。浙江省在整個抗戰期間，於七十五縣一市之中，敵騎迄未進入的，只剩下浙閩與浙皖接壤的八個山鄉小縣，而淳安為其一。浙

江省民政廳為配合中美合作，需要動員人力物力，因而先在淳安，設立警察訓練所的浙西分所，又定期在淳安舉行浙西警政會議。淳安原本屬於浙東，但因浙西縣份已全部淪陷，而淳安却有小路可通浙西的於潛，約一百二十華里，我曾與教育廳廳長許紹楛兄，穿了草鞋，步行走過一次。因此，從浙西敵後或前線來的軍民，皆可以到達淳安，故暫以浙西名之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下午，我從浙江省臨時省會雲和縣，越赤石嶺，過赤石渡，到了龍泉縣，公路為七十五公里。我住在華樓社巷浙江行政學會招待所。晚餐之後，正準備入浴，忽報龍泉縣縣長徐淵若兄請見，我就重新更衣，走到大廳。只見徐縣長滿面春風，笑得話都說不出來。他說：「報告一個太好的消息。剛才在浙江地方銀行招待所，收聽重慶的廣播，說是敵寇已經接受無條件投降。因為龍泉與重慶相隔一萬餘里，且有很多的高山阻隔，又有廣大淪陷區中的敵偽電臺干擾，惟恐未聽清楚。但重慶的中央廣播電臺，連播了幾次，內容皆屬相同。且同時還有許多人都聽到，絕不會有錯。」我當然也大為高興，即對他說：「兄立即回縣政府，正式宣布此大好消息，並且取消今晚的宵禁，准許戲院

通宵演唱。城開不夜，萬民同歡。」徐縣長方走出大門，街道上已經有人鳴放鞭炮，徹夜未停。八年了！我們歷經了艱危，飽經了憂患，終於在蔣委員長堅苦卓絕的領導之下，瀚雪了一百年的國恥，光復了二十二省的河山。我當即與在雲和的妻兒通電話，她們也從廣播中聽到，街上也在大放鞭炮。真是：「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詩書喜欲狂。」

老校長請贈新國旗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仍照預定行程，由龍泉縣出發，翻越仙霞嶺，到福建省的浦城縣，再由浦城縣下嶺，回到浙江省的江山縣，而後直抵淳安。沿途遇到許多輛來車，無不歡欣鼓舞，大家停車握手道賀，互問：「何日回杭州去？」我主持的會議仍舊舉行，但中心議題已改為如何迎接勝利，準備復員。原駐在皖南的中央各單位，與江蘇、上海、南京的各機關人員，紛紛到了淳安，搶先雇舟東下，我一天幾次，到江邊去送行。我回到雲和，始知中央已決由何應欽將軍，於九月九日上午九時，在南京受降。杭州的受降，則於九月十八日，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墨三（祝同）將軍，在中央銀行三樓主持。浙江省政府直到

十月初，才開始復員回杭。我因奉派先到衢州及金華兩屬，撫慰地方，賑濟難民，再經龍泉、浦城、江山，到了衢州。國慶日的早晨，我主持了衢州各界的國慶紀念大會之後，在西安門外，乘了衢江上的大木船，揚帆下駛，先到了一個村庄。村中的國民小學，也正在舉行紀念會，我乃上岸前往參加。一位老校長陪我走上主席臺，立即舉行升旗典禮。我看升旗杆的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又髒又破。便囑咐同行的人，到船上去取一幅新的國旗來，準備送學校。老校長知道我的意思，便在升旗之後，對全體師生說：「我們這個小村庄，為日本人佔領多年，村中人民被日本軍殺傷了很多，強姦了很多，也拉走了很多。現在升旗杆上的這面破國旗，是淪陷的這一天早上，我埋在校中的地下的。在淪陷期中，我情不自禁地會走到埋藏國旗的地方看看，幸而敵人始終未曾發現。現在抗戰勝利了，我才從地下重新取了出來。國旗雖然是破了髒了，但卻代表了本村人民與本校師生的愛國精神與戰時血淚。現在，阮廳長送我們一面新國旗，下次升旗時，要用這一面新的，表示抗戰勝利了，國家新生了。」老校長的這一番話，在場的人，無不為之感動。我度過無數次的國慶日，而這一次，却是我最難忘的。十月十五日，正值農曆九月九日，重陽節，舟泊嚴子陵釣臺下，與浙江省黨部書記長徐子梁（浩），及浙江省政府會計長陳冠靈（寶麟）兩兄的船會合。嚴東關素以產五加皮酒著名，而是日又適為陳兄的生日。真是：「白日高歌須縱酒，青春結伴好還鄉。」十六日下午，

船到桐廬，有小輪可以拖帶，不必再恃人力。正準備在桐君山下，休息一晚，再向杭州進發。忽然接到杭州來的電報，說是有市民萬餘人，準備於我到杭時，在江干作盛大的歡迎。我乃商得徐陳二兄的同意，三船同時連夜下駛，於午後十時三十分，搶先到了錢江第一碼頭，以免地方人士於次晨迎迓。當我們在夜色蒼茫中，遠遠的看到錢江大橋及六和塔，均不禁拍手狂呼。踏上碼頭，只見已懸滿了各式旗幟，並貼滿了標語，皆是準備歡迎我凱歸用的。我們第一次，乘坐在戰時敵後發明的三輪車，分別回家。我立即以電話告知各報館，說：「我已到杭，請在明晨報紙上發表新聞，請各位父老兄弟不要再勞駕到江干去歡迎，並表達我的謝意。」

接管數萬日俘日僑

十七日清晨，杭州市長周企鵬（象賢）兄來訪，他是在抗戰勝利後，由國民政府任命的市長。這是他第三次出長杭州市，由重慶直飛上海，趕到杭州接收。他也是我回到杭州後，第一位來訪的客人。我們談了許多，他說及在杭州附近的日軍，有一萬六千餘人；在寧波附近，有八千五百餘人；在吳興附近，有四千四百人左右，均已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繳械投降，現概由軍方管理，集中居住在裏西湖昭慶寺及其附近的廟宇。均每日照我國待遇，供給主副食。並因氣候漸涼，加發多衣。因日軍佔杭八年，從未辦理環境衛生的工作，以致滿城皆係垃圾。現已商得軍方同意，責成日俘限期清除。我說：「昨夜回家，未

會看清楚。今日一早起床，站在走廊上，看到大門外，新添了一座長牆，那就是有二人高的垃圾堆。我正在想應如何清除？若能得軍方支援，由日俘清掃，那真是太好了！」周市長說：「但另有一事，亟待請示。即軍方收容了日本僑民、日軍眷屬、隨營日妓，共有一千餘人，請由市政府接管，並供給用費。市府無此預算，亦無人員，可否由民政廳辦理？」我答可以，乃提請省政府會議通過，設立日僑管理所，地址在城北拱宸橋亦即原有的日本商埠地，將這批日僑，悉予集中。時徐子梁（浩）兄方交代浙江省黨部書記長職務，比較空閒。他早年留日，能日語，乃聘為管理所主任。其時在大兵之後，省庫支絀。地方財政，本以田賦為大宗，適奉國民政府明令，為慶祝勝利，與民休息，免征田賦一年，乃益為困難。因而公教人員，只得仍支國難薪，並未能按時發放，却要騰出經費，供養這一批日僑，使其三餐無缺。我國的寬大為懷，仁民愛物，真是到了極點。日俘日僑，依照中央規定，均須遣送回國。在杭州者須到上海乘船。必須配合上海開行的船期，將他們先一日送到上海。因在抗戰期中，鐵路公路均受損甚重，勝利後雖已恢復通車，而杭州與上海之間，則因機車與車廂極度缺乏，每日能開行的次數不多，一般旅客均須排隊等候。因此，有人建議將日俘日僑，命其步行赴滬。在省政府會議提出討論。我說：「日人在戰時作惡太多，浙民怨恨甚深。尤其浙西十四縣，淪陷最早，受害最烈。老百姓屢次要對日俘日僑採取個別報復行動，我曾親到各鄉鎮，對他們解釋蔣公以

德報怨的號召，大家務必保持泱泱大國民的風度，不可妄動，才勉強平息下來。今如要日倭日僑自杭州步行到上海，以數萬人之衆，長途一千里

，時間要好多天，沿途老百姓萬一臨時衝動，發生意外，則問題太大。」省政府乃未接受此項建議，而由滬杭鐵路局減少一般的行車，先分批將

記蔣作賓先生

吳國柄

蔣作賓先生，字雨岩。湖北應城縣人，是我的鄉長，和家父經明老人是同學同事，又是我結婚時的介紹人，明年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誕辰，謹略述他的生平，以表崇敬懷念之忱。作賓先生公元一八八四年（光緒十年）生，幼聰慧，十五歲中秀才。一九〇二年十八歲入武昌文普通學堂。一九〇五年二十一歲，春天赴日留學，入東京成城學校，不久即加入中國革命同盟會。一九〇七年二十三歲考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深造。翌年七月畢業回國，奉派任保定軍官速成學校教官。一九〇九年調清政府陸軍部任職，一九一一年升陸軍部司長。十月武昌起義，與同志密謀革命活動，前往江西九江，任軍政府參謀長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黃興任陸軍部總長，作賓先生出任次長。袁世凱繼孫中山先生任臨時大總統，政府北遷，仍任陸軍部次長。民國四年夏，袁世凱陰謀稱帝，作賓先生稱病辭職，被袁幽禁於北京西山。袁死黎元洪任總統，作賓先生出任參謀本部次長。民國六年九月赴美考察遊歷，七年十一月轉往歐洲抵達法國，經巴爾幹、土耳其、希臘等國考察軍政民情，民國八年二月返國。聯絡兩湖同志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。十年夏，被華中同志推為湖北省總領事，民國十年秋天赴廣州。十一年至十四年間，奔走江浙與京津各地，為廣州革命政府協調各方關係，爭取同情支助。民國十五年，革命軍北伐，奉蔣中正總司令命令聯絡各方，說服安徽陳調元投效革命軍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及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、北平政治分會委員等要職。十月任駐德公使。致力中俄復交，主張利用日俄矛盾，惜未實現其理想，二十年四月離德回國，途經蘇俄考察。八月任駐日本公使。二十四年五月，中日兩國使節升格為大使，作賓先生為首任駐日大使。十二月，出任內政部長。二十六年十一月，任安徽省政府主席。翌年二月卸任，赴陪都重慶任職，二十九年冬，任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政務組主任。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逝。作賓先生歷任內政外交要職，負責盡職，熱愛國家，不顧勞怨，是近代最受人敬重的外交家與政治領袖之一。

日倭日僑免費送往上海。一般旅客遂更為不便。

侵略者可憐的形象

在日僑管理所設立期中，我曾於民國三十五年年初春，親往觀察。所到之處，日僑皆跪地迎接，頻頻叩首。這真是我最得意的一刻。但這一項得意，是我全中國國民的，全中華民族的，並不是我一個人的。我到了一個名叫松尾政太郎的住處，他老夫婦率同四個女兒，自二十八歲至十九歲不等，跪在寒風細雨的門外迎接。松尾曾在日軍佔杭州期間，佔領了我英士街房屋，開設旭日酒家，專門招待日方高級軍官與貴賓。我請他們起立坐談。松尾說：「佔用貴府房屋多年，未付分文房租。我們是大阪人，現在戰敗回國，故鄉既無田地，又無事業，不知何以維生。四個女兒皆尚未出嫁，回去一家無法養活，願意全送給閣下，為婢為妾，一聽尊便。」松尾說到此處，老夫婦固然老淚縱橫。四位年輕的小姐，也一齊飲泣，再度跪下，叩首聽命。我說：「蔣委員長已宣布以德報怨，我政府也早已決定將你們一概遣送回國，我不能留你們中任何人不走。至於婢妾制度，中國早已廢除。現在男女平等，一夫一妻，你們應該知道。你們回國之後，重新生活。不可再使軍國主義復活，侵略中國，就對得起我們對你們的優待了。」松尾聽了我的話，一再的表示失望。他全家回到日本之後，就未再有消息。以時計之，松尾夫婦當時已逾花甲，今可能已不在人間。至於四個小姐，現在當也早已「綠葉成蔭子滿枝」了！